

白话何博士备论

宋何去非 / 撰

毛元佑 / 译注



古典名著今译读本

白话何博士备论

〔宋〕何去非/撰
毛元佑/译注



岳麓书社

1997/长沙

责任编辑 丁方晓

封面设计 许康铭

白话何博士备论

毛元佑 译注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199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0,000 印张：9.5 印数：1—5,000

ISBN7—80520—738—0

E·11 定价：12.50元

湘新登字007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望城县高塘岭镇湘江东路251号 邮编：410200

前 言

《何博士备论》是问世于宋代的一部著名兵书，它的作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武经博士何去非。

《何博士备论》问世之时，正是北宋王朝处于风云激荡、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北宋自公元960年建立之日起，经过80年的发展，到宋仁宗统治时期，已是内忧外患交织，积贫积弱并存，政治、经济、军事上出现了全面危机。

公元1038年西夏元昊正式称帝后，先发制人，向宋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宋在西夏军队的进攻面前，惊慌失措，招架无方，防御乏术，战而无功，败亡相踵。从当时双方所辖土地、人口、财力和军队数量等方面看，偏处西北一隅的西夏本不足以成为宋的对手，但战争的结果却是恰恰相反，拥有百万大军的宋屡战屡败。宋代士大夫们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现实，愤而要求改变现状。所谓“仁宗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士大夫人人言兵矣”。宋军的惨败也极大地震惊了宋朝廷，在“藩臣阻命，王师出戎，深惟将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思想支配下，宋仁宗深感有必要编纂一部“采古今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俾夫善将出抗强敌，每画筹策悉见规模”、“取鉴成败，可以立功”的兵书，以求改变军事上积弱不振的局面。于是组织人力，编纂了一部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兵书《武经总要》。《武经总要》不是宋代唯一的一部官修兵书，其前有《武经圣略》，其后还有《御前军器集模》。宋仁宗企图让武将从兵书中吸取营养以改变素质低下的

用心可谓良苦，但其收效却甚微，宋王朝依旧在积贫积弱的泥潭中苦苦挣扎，越陷越深。

公元1067年，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登上了皇位。面对国家积弱不振的危局，他痛心疾首，悲愤难平，发誓要扭转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目的，以武开边，恢复汉唐故地，建立一番丰功伟业。于是任用久负盛名的王安石为相，推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变法运动。

将官素质低下，是宋朝军事上积弱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宋神宗改革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公元1072年5月，宋神宗下诏“置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以培养军事人才。武学生员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习诸家兵法”。但中国古代兵书汗牛充栋，要让一般的学员在有限的时间里完全通悉，是不可能的。为此，宋神宗于1075年下令枢密院，组织力量校理存世兵书，并特别强调：“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旻、王白、郭逢源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1080年夏季，又下诏给国子监，命令组织人才“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书，镂版行之”。主持这一工作的是司业朱服。这一工作持续了三年多时间，直到1083年始告完成。宋神宗随之下令颁行，号称《武经七书》，作为武学教材，颁之武学，并列学官，设武经博士。《何博士备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何博士备论》的作者何去非，正史无载，因此他的详细生平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其他有关史料中约略了解一个大概。

何去非，字正通，福建浦城人。早年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甚至连“天文地理，阴阳时数，山川虫鱼，草木诡异之说，

莫不诵晓”，因此“学识宏卓”。何去非关心时局，面对宋军事上的积弱不振，深感痛心，于是注意军事，希望有朝一日能“有补于世”。可是何去非时运不济，入仕的道路艰难而坎坷。他曾“累举进士不第”，直到元丰五年（1082年），“六举到省”的何去非由于在策论中“所论用兵之要，非通儒硕学不能及”，才引起了考官曾巩的注意，被曾巩推荐给宋神宗。宋神宗“见其所对策，词理优赡，长于论兵”，大为惊异。几天后，宋神宗“御集英殿赐策，乃得去非名”，即当面对何去非进行考核。神宗问：“昔尝游边乎？”何去非答道：“臣生长闽粤，每恨未识边防制度。”神宗又问：“何以知兵？”何去非再答：“臣闻文武一道，古之儒者未尝不知兵。”由于应对得体，使神宗龙颜大悦，吩咐宰执“优与之官”。当时宰执认为“宜授武职，使效所言”，何去非于是被任为右殿班直、武学教授。在武学任教期间，何去非除完成本职工作以外，还参与了《武经七书》的校定工作。这一工作完成之后，得到了宋神宗的褒奖，何去非因此改为武学博士、左侍禁。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元祐四年（1089年），大文学家、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在看过何去非的著作后，大为惊叹和赞赏：“此班马也”，他把何去非比作历史上著名的班固和司马迁。因此极力向朝廷推荐，希望能加以重用。哲宗乃诏“加承奉郎，博士如故”。

元祐五年，何去非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武学教授生涯，被任命为徐州教授。这时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的苏轼对此大为不平，认为这项任命“乃似左迁”，要求朝廷“除一馆职”，“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但朝廷未予理睬。何去非任徐州教授期满后，改知杭州富阳县，“筑石堤以捍钱塘江潮，往来便之”，同时“收课为一道最”。因颇有政绩，改通直郎，通判沧州。在沧州期间，又“抚绥流移，民赖以安”。任满后改任庐州通判。后在庐州通判任

上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何去非学识渊博，著述颇丰。除《何博士备论》外，尚有文集二十卷，《司马法讲义》三卷，《三略》三卷等。

《何博士备论》一书究竟成书于何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元祐四年正月苏轼的奏状称“尝见其所著述”来看，至迟在这时《何博士备论》已经成书。再从元丰五年（1082年），何去非以特奏名廷试，考官曾巩所言“所论用兵之要，非通儒硕学不能及”与神宗“见其所对策，词理优赡，长于论兵”等记载来看，《何博士备论》可能早在元丰五年之前即已写成。

《何博士备论》同其他著名兵书比起来，大为不同，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或是以朝代为名，或是以人物为题，但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抓住其中一点而展开，上下联系，旁征博引，透过对战国到五代众多朝代的兴衰成败和众多著名军事人物用兵得失的剖析和总结，阐发了作战指挥和军队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例如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通过大量的史实说明“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从而得出对战争既不能笼统肯定，也不能笼统否定，而应采取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态度的结论；在战略决策上，通过大量事实强调要赢得战争，必须重视智谋和谋夫策士的作用，既要考虑“利”的一面，也应考虑“害”的一面；在作战指挥上，通过无数战例说明不能“守一定之书，以应无穷之敌”，而应“出奇应变”，灵活用兵，运用兵法时“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缘法而生法”，“离法而合法”；在治军上，通过大量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治理军队必须严明军纪，“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如此等等。由于作者寓理于事，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所有观点的得出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因此能从独特的角度，得出精

辟的结论,所谓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从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论点的说服力。同时,细读每篇,不仅能从中领悟兵法原则,启迪智慧,还能从中了解到从战国到五代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增加史学知识,这是《何博士备论》大大有别于其他兵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般的兵法著作,除其中极少数如《孙子兵法》之外,大多不是俚俗浅近,就是艰涩难读。《何博士备论》却不是这样,它的作者何去非学识宏卓,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在写作过程中又倾注了自己的满腔激情和热血,因而“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就连一代文豪苏轼也是赞不绝口:“文章议论,实有过人,笔势雄健,得秦汉间风力”。他的文风“去苏氏父子为近”,“其所论撰,杂之轼之集中,人亦不能辨也”。因此《何博士备论》文采斐然,华丽典雅,既是兵书,又可看作是一部文学作品,有着很强的可读性,这是本书的又一个鲜明特点。

《何博士备论》本就不同凡响,加上宋神宗的称赞和苏轼的极力推崇,因此《何博士备论》问世之后,即受到人们的重视,“莫不先睹为快”,由此得以广为流传。自问世之后,历代都有版本刊行。现存的版本有明穴研斋抄本,留香室刊本,浦城遗书本,四库全书本等。《何博士备论》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在清咸丰年间曾据清留香室刊本予以重新刊印,民国时还重刊了浦城遗书本。瑞典学者佛郎塞尔曾用英文翻译出版了《何博士备论》。

《何博士备论》原文二十八篇,但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两篇,只剩二十六篇。北京图书馆黄廷鉴校并跋的清抄本中,补入了《邓禹论》一篇,成二十七篇。我国台湾出版的《中国兵学大系》一书中,载《何博士备论》目录二十七篇,其中有《邓禹》一篇篇目,但却没有正文。瑞典学者佛郎塞尔翻译的《何博士备论》也是二

十七篇，其中比现存其他版本多出的也是《邓禹》一篇。另据明代刊行的《唐宋名贤历代确论》一书中，有《邓禹》一篇，但作者署名为温公（司马光）、子由（苏辙）和何去非三人。考察《邓禹》的文风和内容，可以认为是何去非所著。因此我们在这次整理《何博士备论》时，将其列入。

现就本书的体例与相关问题作一简要说明：本书包括各篇提示、译文、原文、注释、附录几个部分。提示就各篇篇题作一简单交代；然后介绍其中心思想或主要观点，以为读者阅读和理解原文提供方便。译文在忠实于原意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生动流畅，尽力体现原文典雅华丽的文采。原文以留香室刊本为底本，对于其中明显的讹误错漏，则依据其他版本予以校正。注释包括对人名、地名、典章制度、事件战例的解释。其中对作者用以说明观点的重要战例，则尽可能简要而完整地予以介绍，以利读者更好地理解全文。附录部分则是将历代有关《何博士备论》一书和何去非其人的有关记载辑录在一起，供读者参考。

由于时间的关系和水平的限制，书中不足甚至错误之处一定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毛元佑

1996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一 六国论	(1)
二 秦论	(9)
三 楚汉论	(18)
四 晁错论	(27)
五 汉武帝论	(39)
六 李广论	(50)
七 李陵论	(58)
八 霍去病论	(67)
九 刘伯升论	(83)
十 汉光武论	(93)
十一 邓禹论	(104)
十二 魏论上	(115)
十三 魏论下	(125)
十四 司马仲达论	(135)
十五 邓艾论	(146)
十六 吴论	(156)
十七 蜀论	(166)
十八 陆机论	(179)
十九 晋论上	(191)
二十 晋论下	(200)

二十一	苻坚论上.....	(213)
二十二	苻坚论下.....	(225)
二十三	宋武帝论.....	(235)
二十四	杨素论.....	(246)
二十五	唐论.....	(256)
二十六	郭崇韬论.....	(268)
二十七	五代论.....	(280)
	附录.....	(291)

一、六国论

【提示】

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群雄争霸。为了夺取天下霸权，各诸侯国你来我往，不断厮杀。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到战国初期，只剩下了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较强的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七国中，秦国独处西北一隅，曾一度被东方六国鄙视而不屑与其平起平坐。但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伴随着国力的增强，秦国自然不甘寂寞和总是充当配角，于是跃跃欲试，兵锋东指，“东向以争天下”，不断向东方各诸侯国发动进攻。

到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后，“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利用先辈积累下来的力量，乘历史业已形成的统一之势，开始了风扫残云般的统一战争。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前224年灭楚，前222年灭赵、燕，前221年灭齐。仅仅经过了十个年头，便如摧枯拉朽般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秦何以能如此迅速地统一天下，六国何以如此不堪一击被逐个消灭？本篇从军事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

作者首先提出，秦之所以灭亡六国，并不是因为秦强大到难以抵御的地步，而实在是由于六国“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秦同六国相比，土地只占五分之一，兵力只占十分之一。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秦能灭亡六国，一是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据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二是

战略手段高明，通过“连横”，离间、分化、瓦解了六国联盟，从而为军事上各个击破对手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作者认为，秦是六国共同的敌人和最大的威胁。面对秦咄咄逼人的攻势，六国的唯一选择就是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合纵”以抗秦国。但是，六国的统治者目光短浅，计不及此。他们虽曾一度结成了合纵联盟，但却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大敌当前，他们不仅没有和衷共济，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去对付共同的敌人，反而为了各自眼前的利益，不惜同盟友反目成仇，兵戈相向，自相残杀。有时甚至投靠秦国以打击盟友。把朋友当仇敌，把仇敌当朋友，结果是削弱了自己，壮大了敌人，给秦提供了可趁之机，最终落了个一一覆亡的下场。

作者最后感叹，六国如能团结一心，组成一支联合部队，常年驻扎在同秦交界的韩、魏边境，依靠六国优越于秦的人力、物力作后盾，“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果真如此，即使最终仍难以抵挡秦国的进攻，至少不会这么快就被秦一一消灭。

【译文】

秦国拥有可能吞并天下的形势，而最终得以吞并天下；六国具备了能够抗拒秦国的力量，而最终未能抗拒秦国的原因，难道是因为秦国确实善长于击败六国吗？其祸根在于六国的君主，各自攻打可以亲信的盟友，而忘记了应当仇视的共同敌人。

秦作为国家，不过一国而已，而关东的国家，却有六个之多。计算秦国的土地，只占六国的五分之一；比较秦国的军队，只相当六国的十分之一。依靠五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军队，而能经常占据强大的地位，以控制天下的原因，是由于秦国占据了

有利的地理位置，居高临下，既扼制了天下的咽喉，又把天下的胸部和背部踩在脚下。假使六国的君主都知道国家的真正祸患在于秦国，而互相坦诚相待缔结盟约，齐心协力抵御秦国，那么即使秦国确实善于攻战，又怎么能够任意鞭撻六国，使他们并肩齐首到西边去恭奉秦国呢？更怎么能够将六国一一加以消灭呢？六国的君主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每天从早到晚所思虑的，都是自相残杀的计谋，这就是秦国得以坐收渔人之利，而六国终于被秦消灭的原因所在。

六国面临的形势，没有比合纵更为有利的了，也没有比连横更为有害的了。合纵成功，六国就会安全；连横成功，六国就会危险，这是必然的结果。当初六国在苏秦的主持下结成合纵联盟时，秦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不敢向函谷关以东地区窥伺用兵。后来听从张仪的游说同秦结成连横，山东各国便年年遭受秦国进攻的祸害，天天用割让土地来讨好秦国，以求得秦国欢心，最终造成土地丧尽而国家灭亡的恶果。六国确曾尝到过合纵的甜头，但最终还是由于遭受连横之害而灭亡，其祸根在于六国之间各自同自己应该结盟的国家作战，而忘记了共同的敌人。

所谓同可以亲信的盟国作战，忘记了共同的敌人，意思是说，在秦国逐渐蚕食六国并进而吞并消灭它们的形势下，关东六个诸侯国都是盟国，本来应该亲密无间，齐心协力，以谋共同抗击秦国。但是齐、楚两国自恃强大，企图吞并燕、赵、韩、魏四国，从而缓和了同秦国的矛盾；燕、赵、韩、魏四国苦于自己的弱小，对齐、楚心怀恐惧和疑忌，又慑于秦国的威势。所以使搞连横的人得以利用这一点，乘机离间破坏了合纵条约。这样，在秦国嚣张的气焰和强大的势力恫吓下，六国无不震恐，争先入关贿赂和讨好秦国，唯恐自己落在别人的后面。他们没有意识到，齐、楚虽

然强大,但还没有达到使秦国畏惧的地步。而秦国所最为害怕的,只在于韩、魏两国。韩和魏,实在是各诸侯国西边的屏障,其地位能够牵制秦国,使其不敢向东扩张。秦国如果想跨越韩、魏东进,韩、魏就能够切断它的后路,这就是秦国害怕韩、魏的原因。假使齐、楚、燕、赵真正认识到国家的威胁在秦国,而韩、魏两国可以作为自己的屏障,不惜用国家的重宝财货来取得两国的信任和亲近,坚守合纵条约,团结一致,共同与虎狼般的秦国为敌,这样,秦国一旦向六国发动进攻,六国的军队就全部联合起来进行抵抗,那么秦军必然不敢轻易越过函谷关,而山东各国也就可安然无恙了。

有人说,韩、魏两国,是同秦国边界犬牙交错的邻国。秦国进攻韩、魏,是在百里之内作战;秦国进攻其余四国,是在千里之外作战。韩、魏两国招致秦军的进攻,时间近在一日之内;而等待诸侯国的救兵到来,则要远在三个月之后。秦军在攻击韩、魏之后已经回国休整部队,而齐、楚、燕、赵四国守边的将士尚没有得到秦国入侵的消息。只拿着合纵联盟的一纸空文来驱使韩、魏同秦为敌,秦国必然会加紧进攻韩、魏以挫败它们。因此这实际上是让韩、魏两国迅速遭受灾祸,而使齐、楚、燕、赵反而处于唇亡齿寒的可忧境地,这不能算是好的计策。

唉!齐、楚、燕、赵的民众一年又一年携带粮食和武器来抵抗秦军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却一天也没有能够解除秦军入侵的祸患。四国如果真能每年由各国轮流派出一支军队,命令一名偏将统率,同韩、魏的军队一起守卫边界,加强韩、魏的力量,这样六国的军队就经常集结于韩、魏边境,时刻监视着函谷关以侦伺秦军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秦军就是再勇敢,即使六国军队每天都前去辱骂挑战,秦军也必定不敢轻易出击,用腹背

来对付六国这个敌人了。

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术虽然出于巧诈的揣摩辩说，人人都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计策谋划，却都关系到诸侯各国的利害成败。苏秦的合纵之说最终没有被六国采纳执行，而张仪连横的主张却独独能在秦国使用，这就是六国被秦国吞并的原因。

啊！使函谷关以东分裂成六个诸侯国，这难道是上天最终相中了秦国而作的安排吗？假使关东的广大地区合并成一国，以同秦军在韩、魏交界处展开较量，那么谁胜谁负，结果恐怕就难以预料了。假使齐国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而吞并燕国和赵国，楚国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而吞并韩国和魏国，那么就可以形成天下鼎足三分的局面。正因为关东分裂成了六个诸侯国，所以才使秦国能够离间它们的友好关系，破坏它们的联盟，终于一个接着一个地消灭了它们。真是可悲啊！

【原文】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国有可以拒秦之势，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岂秦为工^①于毙六国耶？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

秦之为国，一而已矣；而关东^②之国六焉。计秦之地，居六国五之一；校^③秦之兵，当六国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据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国之君，知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相与致诚缔交，戮力以摈秦^④，即秦诚巧于攻斗，则亦何能鞭笞六国，使之骈首^⑤西向而事秦哉？又况得以一一而夷灭^⑥之也？盖其不知虑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罢^⑦者，皆其自相屠毙之谋。

此秦所以得收其敝，而终为所擒也。

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从，莫害于为衡^⑥。从合则安，衡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从于苏秦^⑦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关者十五年^⑧。已而为衡于张仪^⑨，而山东^⑩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从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衡之害者，其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

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⑪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怨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败从约，秦以气恐而势喝之，故人人震迫，争入购秦^⑫，唯恐其独后之也。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韩、魏也。韩、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也。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从约，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函谷，而山东安矣。

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⑬也。秦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者，战于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韩、魏，既归而休兵，则四国之乘徼^⑭者，尚未及知也。今徒执虚契以役韩、魏^⑮，则秦人固将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二国^⑯速被实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之忧，非至计也。

噫！齐、楚、燕、赵之民，裹粮荷戟以应秦敌者，无虚岁也，然终不能纾^⑰秦患于一日。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⑱